

# “半生多感慨，一死竟从容”

记住邓缙先，记住这位民国戍疆、一家三代殉国的“七品芝麻官”

本报记者李晓玲

爱国戍边官员、边疆史学家、杰出的边塞诗人……这3个身份，完美地融合在一个人身上，他就是民国时先后戍守新疆五县的“七品芝麻官”邓缙(音为 zuān)先，也是近代史上有记载的死于新疆暴恐事件的第一位中央政府派驻主管。

古称“西域”的新疆大地，辽阔而沧桑，丰富而多元，是一个故事不少传奇多多的地方。来往于此的芸芸众生们，在艰难行走中开辟了西域古道，在开疆拓土中铸造了自己生命的辉煌，顺道也谱写了历史，成为名垂青史的英雄。邓缙先，这个远道前来新疆赴任的广东客家人，就用自己的脚步和壮举，谱写了一段“半生多感慨，一死竟从容”的永世留传的新疆历史。

## 南北疆交替任职 18载

新疆叶城县是古丝绸之路南道重镇，地处帕米尔高原与青藏高原的结合部，同巴基斯坦、印度相邻，与克什米尔交界，边境线长102公里。由于处在新疆、西藏两区，喀什、和田、阿里三地之要冲，叶城素有“新疆稳定看喀什，喀什稳定看叶城”的说法。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复杂的历史背景，使得叶城县历来就是分裂与反分裂斗争的前沿阵地和主战场。

掩映在高大核桃树下的叶城县地广人稠，县域面积3万多平方公里，几乎与海南岛旗鼓相当。境内水源充沛土地肥沃，是我国著名的核桃之乡、石榴之乡、玉石之乡和歌舞之乡。这个拥有50多万人口的南疆大县，2000多年前就是西域著名的古道名城。

2014年9月，叶城县一座清代仿古县衙建筑风格院落里，邓缙先纪念馆落成开馆。邓缙先何许人也？1914年9月，博学经史的他考取新疆知事，受中央政府派遣，年近五十的他怀着一颗赤诚之心，从广东紫金县出关，一路跋涉行走8个多月，不远万里来到新疆赴任，一守就是18年。

18年间，邓缙先先后在新疆乌苏、叶城、疏附、墨玉、巴楚等地担任过知事、县长等职务。他戍边爱国、务实为民、廉洁从政、献身边塞。18年中，邓缙先只在母亲病逝时返回家中尽过孝，其余时光，都在新疆戍边守民。1933年，席卷南疆多地的民族分裂分子暴乱蔓延不止，为保护当地百姓，邓缙先死于巴楚县长任上，享年64岁，同时遇害的还有其长子邓傅卓、儿媳、孙子等5位亲人。

邓缙先生前除发展农业、兴修水利、改善民生外，还撰写了《乌苏县志》《叶城县志》《叶迪纪程》以及《露庐诗草》《露庐诗续》《露庐诗草三编》等3部诗集，共收入诗词近2000首，其西域诗“胸填朔气，字带边声，是阅历有得之作”，这些诗作奠定了邓缙先在西部边塞诗坛上的地位。

邓缙先的诗多表现自己的志向和思想，记叙新疆人事、风物、山水、农事等内容，情真意切，具有很高的边疆政治、史地和文学价值，成为新疆历史文化发展、中国神圣疆土的“诗证”。“男儿负壮志，立功西北陲。投鞭万里去，骏马如飏蹄。愿携鸾为群，不与鸡争食”的诗篇，就是他在新疆不屑与小人伍的节操写真。

为了纪念邓缙先这位和南疆丰茂大地有着特殊感情的人物，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走进叶城县邓缙先纪念馆，徜徉在古朴幽静的园区中，恍惚间仿佛走进了民国初年的新疆，走进了曾经的蹉跎岁月，走进了一段不应被忘怀的历史。

邓缙先纪念馆位于叶城县新区，占地3062平方米，由上海援疆指挥部投资500万元建设。整个纪念馆以清代衙役建筑风格为主调，复原了当年县知府建筑的风貌，全方位展示了邓缙先工作、生活、信念和责任等多个层面的历史史实，诠释了一位戍边守土、爱国爱民、勤政廉政的早期援疆官员形象。这里也是叶城县的爱国主义、民族团结、国

本报记者王丽、刘勤兵

月亮山区，青山耸立，千百年来凝神注视着脚下布依村庄的风云变迁。一排老建筑沿山脚线错落有致地排列着，或是纯木干栏，或是砖干栏。老房子人去楼空，大多已是破瓦颓垣。

废弃民居5米开外，则是两层或三层的楼房，白墙灰瓦，雕栏花窗。沿着新修的水泥路整齐排列，鳞次栉比。老人三三两两地窝在油菜花田小道边晒太阳，鸡犬悠闲地觅食，完全不理睬路过的人。

青翠的山脚线、土木的老屋带、明亮的新农村、笔直的道路，从高处俯瞰，村庄层次分明，错落有致，像是水面上泛开的涟漪，从公路向山脚一圈一圈蔓延；又像是一条七彩的百褶裙，一层一层铺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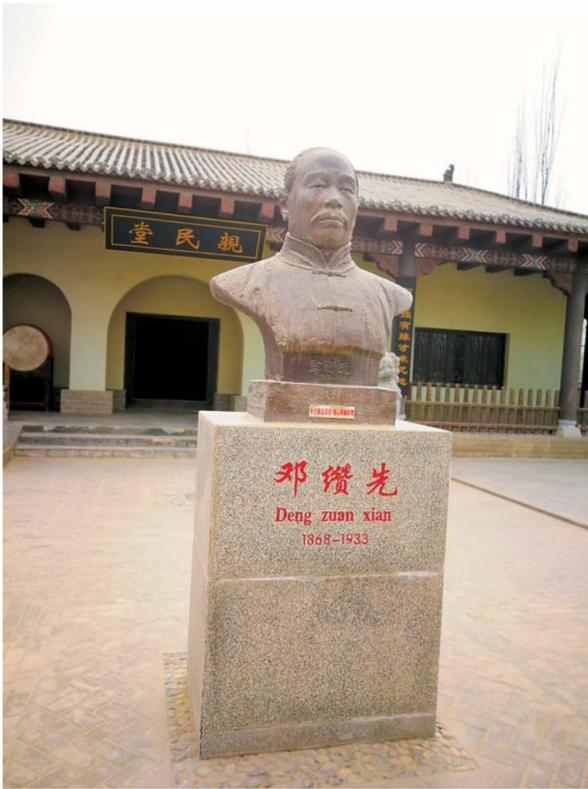
在一处由不规则石头堆砌的坎塘边，村支书韦开科正在给从北京赶来的职业艺术家奉家丽讲解着老屋的信息。这栋房子已经没了屋顶，只保留着拱形红砖窗户和青石矮墙，奉家丽饶有兴趣地走着问着……

## 老房子逐渐“凋零”

地处贵州省南部的洪江村是一个以布依族为主，水族、苗族混居的聚居村落，距离“中国南方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地核心区仅4公里。从半山腰望去，洪江村三面环山，村庄静静地躺在山谷里，一条小溪从远山流出，穿整个村庄而过。

金黄的油菜花、碧绿的菜畦、连片的池塘……如画般的田园美景，让人想不到这是一个深度贫困村。洪江村支书韦开科介绍，洪江地处深山，交通闭塞，“5年前，入村的路是石子路，2年前才通了硬化路。”

近几年，随着脱贫工作的不断深入，洪江焕上新颜，成了名副其实的“美丽乡村”。“村民们都在公路边建了新房子，方便运粮和出行。”韦开科转



▲邓缙先纪念馆中的雕像。



▲1933年殉职于新疆巴楚县的邓缙先及其家人。摄影：本报记者李晓玲

防和廉政文化教育基地。

一进入纪念馆仪门，映入眼帘的就是一副对联：左联“法惩邪恶民常乐”，右联“律守纲常国永宁”，横批是“明察清廉”，这也是邓缙先这样的有志之士不远万里来到边疆工作的真实写照。邓缙先文化陈列室里通过几幅壁画概括了邓缙先在叶城驻守期间的主要成就，包括撰修史志，不畏艰辛巡视国界；发展生产，关注民生，体恤民情；顽强自律，投笔从戎的爱国精神。花甲之年，妻子和孩子为他在家乡买了寿地，催他叶落归根，他却在家中写信中写道“游子远行役，应将返国途。”“蚕丝吐未尽，春深蚕不眠。”体现了他游子思乡的期盼心情，又表现了他卫国鞠躬尽瘁、无怨无悔的奉献精神。

## 实地踏勘中印边境

作家崔保新在他的专著《沉默的胡杨——邓缙先戍边纪事1915—1933》里说，翻开新疆的历史，有太多可歌可泣的历史名人，他们大多被人们记录在案，而类似于邓缙先这样的“七品芝麻官”，在任期间做了很多执政为民的好事却鲜为人知。“我写邓缙先，希望以他那眷顾祖国边陲山河和百姓苍生的眷眷之情启迪和垂范后人。”

1920年初春，春寒料峭。时任叶城县知事的邓缙先决定亲自前往治内的中印边境踏勘考察，只因“卡在叶城县西南一千二百八十里，西距喀什道治一千九百二十里，北距省治五千四百六十里，与坎巨提交界，亦可通往印度国，防边成边关系重要。近复有坎人越界偷种情事，奉命往查晓喻阻止，并招募遍布各民，前往开垦，以固边围而免侵越。”

在民国年间邓公编纂的《叶城县志》中，收录了他亲往中印边境所撰写的边情调查报告《调查

八扎达拉卡边界屯务暨沿途情形日记》，在日记中邓公记录说“乃于民国九年三月十四日启行，计往返一月”，即1920年3月14日—4月14日。此行历时一月，往返路程3750里，其中跨越6000多米的达坂数座。

邓缙先一行由叶城南行进入喀喇昆仑山主脉，沿途山高河阔，崖险冰封。有人以天寒路险为由，劝告邓缙先不要亲身前往边卡。“年逾五十不为老，壮年出塞戍边垣”，时年50岁的邓缙先正义凛然地答道：“危险者境也，处境者心也，常存此处外有危机之心，则恐惧修省，自可转危为安；常存此时时有险象之心，则思患豫防自能险除如夷。况该处并非人迹所不能到者，何虑焉。”有人说前官员从未到过边卡，邓公再答：“此卡既为中国土地，主权所在，任得任听坎人越界偷种。此次我为实地查勘而来，不能半途而止。”“主权所在”四个字，义正词严，掷地有声，邓缙先铮铮铁骨捍卫疆土的形象跃然而出，此记录堪称史志志保国护疆的典范。

“万历冰霜诗骨健，炼成铁石宦心坚。”此次实地踏勘中印边境，邓缙先骑马和牦牛走了8天，3月22日到达八扎达拉卡，记曰：“卡在河边东，一水来汇。卡门南向，磊石为墙，高八尺，房屋四间，深十四丈，阔十丈。有卡人四人看守，并住眷。卡后有小炮室一间。”这就是民国初年喀喇昆仑山边卡及边界的缩影。3月25日，邓缙先来到叶尔羌河上游。“据土人云：地质平坦较优的土地，时被坎部人侵占、欺凌，我儕人单力弱，莫可奈何。”

邓缙先当年的巡边日记，在1962年中印边境之争时派上了用场。来自北京的专家带着邓缙先所作《叶城县志》，以其巡查边情的报告作为领土之争的重要史证。多年之后，中印勘界，我方许多依据仍据邓公当年所书，其中就有根据邓公所书绘出的边界地图。可以说，邓公所著边疆史学著作

《叶城县志》及其勘察喀喇昆仑界时撰写的巡查边情报告，为祖国的疆土完整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以文载史，以史保土，功不可没。

如今的叶城县境内，还有一座烈士陵园，46位牺牲在1962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中的烈士们就长眠于此。这次中印自卫反击战，是新中国成立后在我国发生的第一个反侵略战争，位于219国道即新藏公路零公里起点的叶城县，是那场战争的通道要道和后勤补给基地，西线指挥部就设在219国道上的康西瓦。在前线部队的英勇善战和后勤军民的团结支援下，西线战斗于当年11月取得了胜利。1965年，为纪念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中，为维护祖国领土完整和人民利益而英勇献身的战斗英雄和革命烈士修建了叶城烈士陵园，这也是新疆唯一一座具有国防性自卫反击战的烈士陵园。

每年清明，叶城当地驻军和各族干部群众、学生都来扫墓，抒发对烈士的缅怀之情，牢记烈士的丰功伟绩。整个陵园掩映在绿树丛中，庄严肃穆，陵园大门两边雕刻着“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挽联。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中一等功臣、滚雷英雄罗光烈士，战斗英雄、一等功臣王忠殿烈士，战斗英雄、一等功臣司马义·买买提烈士，就安息在陵园墓区前排。同葬于此的还有100多位牺牲及病故的解放军指战员。

## 惨死暴恐分子之手

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成立。是时新疆幅员辽阔，人烟稀少，百业待兴，急需一批有经验有才干的政治人才。执掌新疆军政大权的杨增新给中央政府上书说：新疆一省远处极边，形势重

# 布依村落老房子的“凋零”与“绽放”

而又说，“但是青壮年都外出打工了，老人和小孩都住在新房，老房子便空了，倒的倒，塌的塌。”

“这些老建筑在历史上适合祖辈居住，也承载着村子的根脉和基因，当地人在老房子里长大，老房子装着他们的记忆和乡愁。”洪江村第一书记马丽华到了不久，就对即将废弃的老建筑有了新的理解，“老房子是村庄原生态发展的历史片段，应该把这些印记传承下去。”

文化入驻干栏，激活村落洪江。马丽华提出这个理念，她希望以老建筑为载体，把艺术家吸引到洪江村，共建村落。“依托原生态的田园风光、空气质量和悠久的农耕文化、扎染技艺，与艺术家进行对接，激发村民的文化自信。”

为引起艺术家的关注，马丽华潜入他们的网络社群。“当他们抱怨雾霾的时候，我把洪江的蓝天白云发过去”，“当他们抱怨食品安全时，我把原生态的鸡鸭鱼羊发过去”，“当他们愁于没有艺术灵感时，我就发这里的古朴民居、优雅服饰”……

凿不休则沟深，渐渐地，不少艺术家开始单独和马丽华联络，洪江开始成为艺术家讨论的话题。“我趁机邀请他们过来看看，到了之后，他们说：你的推介还不够表达洪江的真和美。”马丽华介绍，随着村庄水电路网的完善，诗人、画家、摄影家、导演等接踵而至。

## 村里来了“艺术家”

画家奉家丽是北京上苑艺术家协会的副主席，来洪江之前，她没想到在黔南的一个布依族村落里，还保留着大片的干栏式建筑。“看到这种木结构的房子我就有说不出的喜欢，它们快垮掉了，我非常想认养”一些，让它们保留下来。”奉家丽说。

“

这些老建筑在历史上适合祖辈居住，也承载着村子的根脉和基因，当地人在老房子里长大，老房子装着他们的记忆和乡愁

奉家丽一人就租了3栋老房子，她觉得这些即将消失的房子就像是无人照顾的孤儿，需要她来“认养”。“我对老建筑有浓厚的兴趣，21年前我就在北京农村买下一间老房子，那间老房子门窗都塌了，只剩下残垣断壁，我觉得我有责任保护当地文化。”

“更吸引我在这里认养老房子的因素，是这里保留着传统的扎染技艺，村子里很多妇女都会做。”奉家丽最近正在创作一批刺绣作品，“如果我在洪江创立工作室，还可以融入布依族、苗族等少数民族的元素，这对我的作品风格是一个拓展。”

韦开科给奉家丽讲解的这套房子已经破败不堪，矮墙周遭杂草丛生，青石台阶长满绿苔，“我不想仅仅是把这栋房子恢复原貌，我会保留它现有的墙体，把掉落的砖瓦镶嵌在改造的建筑里，在保留布依族传统因素的同时，融入当代的观念。”

艺术家们普遍认为，他们的到来，能给当地带来改变。奉家丽说：“改造这些房子我可能要花费30—50万元，瓦匠、木匠都会为当地提供新的劳动

机会，更重要的是，这么多艺术家、导演、摄影师的到来，会给村子带来更多的资源和信息，为村庄经济和文化发展提供更多的机会。”

雕塑家刘松田曾长期在美国创作，去过数十个国家采风，洪江村独特的砖石干栏让他觉得非常罕见。

“我也认领了一栋房子，在不破坏老建筑原有风格的基础上，对它们进行修复和完善，是我们这些艺术家的共识。”刘松田认为，艺术家和村庄是一个相互融合、相互学习的关系，是学院派艺术创作与本土传统文化的一种相互滋养。

目前，洪江村112栋老房子中，已经有105栋被来自瑞士、日本、加拿大、中国等世界各地的艺术家租用。韦开科告诉记者，这些老房子可以给村民带来130万元直接收入，如果每栋房子花30万装修，可为洪江带来3000余万元劳务收入，形成独具特色的“村落遗存艺术活化”产业。

## 布依村落的文化“绽放”

近些年，在乡村发展的过程中，不少地方的乡土性随着城市化进程而逐渐缺失，乡村多年沉淀下来的原生态建筑、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随之消逝，围龙屋、四合院、窑洞、干栏等极具地方特色的乡村建筑变成统一的砖瓦楼房，建筑景观同化严重。

“这些老建筑非常的美，与自然和谐相融。”在刘松田眼里，这些原生的老房子既充满美感，又极具艺术价值。青山环抱中的木建筑、石头山下的石头房，刘松田觉得“认养”房子，能把传统的、民族的、美好的东西保留下来，“如果拆掉，那就太可惜了”。

要分发人员，惮于艰阻师多趋避，以致边疆要地，任用无才……自非遴选熟悉边情，负有远志之士分发该省，整理一切。不足以开通风气，交换知识……

1914年，北洋政府安排了一场专门为新疆选拔官员的全国统考。最终，295人榜上有名，其中19名知事几乎均来自经济发达、文化教育领先的江南，包括湖南、湖北、广东、四川等地。举全国之才支援新疆，有利于达到开通风气、交换知识的目的，也真正为边远的新疆输送了一批优秀的基层官员。15岁即考中秀才，十里八乡闻名，善赋诗作词的邓缙先就从此次选拔考试中脱颖而出，由广东至新疆从政，开启了他在新疆18年的戍边生涯。

邓缙先戍边18载，胸怀高远，爱国、爱民、爱疆，为官清廉勤政，兢兢业业为新疆人民服务，为当地各族群众造福。任职期间，他教民造水车，灌溉农田，促进了边疆农业生产的发展。《乌苏县志》记载：邓缙先在乌苏主政两年，遍至乌苏城乡，考察地理，体验民情，多有建树。他先后修建了五道桥、东关桥今太平桥，便利交通；开挖六十户庄新干渠及其两条支渠，灌溉农田4000余亩，百姓称贤。卸任叶城知事时，“父老子弟壶浆饯送，十里五里，长亭短亭，至玉河边，犹留恋涕泣”。邓缙先的上级、塔城第一任道尹、莎车地区现代教育的奠基者汪步端也称赞邓缙先“官要读书作，心如为政纯。”

1932年，邓缙先出任巴楚县县长。巴楚地势险要，居喀什、阿克苏、和田三地枢纽。1933年春，和田的穆罕默德·伊敏和沙比提大毛拉等人在英国间谍的策划下成立了所谓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派出一股用大头棒武装起来的部队窜扰巴楚。时任巴楚县长的邓缙先，面对分别来自和田、喀什、阿克苏3个方向的叛乱势力，面临着战守两难的选择。

据《巴楚县志》记载，在1933年的战乱之中，大片民房被焚毁拆毁，县城内的两座大建筑——县政府和监狱亦遭焚毁，县政府历年来的档案化为灰烬。未倒塌的房屋成了军队喂马养牛之所，县城实际上成了一座空城。战火使大片土地荒芜，大批牲畜被宰杀，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百姓生活无着，流离失所，大批汉、回、维吾尔、柯尔克孜族同胞死亡。在《事关国家分裂、国土安危之际，邓缙先率众守城，城破以身殉职。12年前他在《挽周道尹阿山殉难》诗中写下的“半生多感慨，一死竟从容。浩气冲霄鹤，英雄化龙”的豪迈诗句，竟印证了巴楚之难，成为绝笔。

做官先要做人。邓缙先曾以《吏》为题赋诗：千古清廉海忠贞，高风人颂玉壶冰。熟读历史的他知道，为官清廉才能千古流芳，玉壶冰清才有人树碑立传。“借问荒陲胡为乐？经岁不闻贪吏呼。”邓公认为做官的目的就是“经岁不闻贪吏呼”，并以此为天下之乐。早在代理乌苏县知事任上，他就写诗给老师蓝湘君，表达自己的志向：夙荷师承须洁己，冰渊心迹一尘无。即堂堂正正做人，清清白白做官。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可谓知行合一，言行一致的官员。

官有官责，人有人品。邓缙先也是百年来广东第一代援疆干部。为了缅怀先贤，广东河源市人民在邓缙先的家乡紫金县蓝塘镇布心村，投资修缮了邓缙先故居，包括西域风情馆、客家民俗馆、邓缙先雕像广场和清风阁等多个文化景观；建成的邓缙先纪念馆，打造成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反腐倡廉历史教育基地。邓缙先曾经捐建的布心小学也更名为邓缙先小学。

一介书生邓缙先，“去处随萍梗，得失付云烟”，投笔出塞，成为新疆一名城补稳练的基层官员，为戍边走马为边，为抗暴壮烈捐躯的英勇事迹，可谓是真正实践了“百姓有缘才来此地，期寸心无愧不鄙斯民”的为官理念。

在马丽华看来，乡村是一个巨大的文化宝库。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灵魂和精气神。来到洪江之后，马丽华致力于保护村落的活态文化，提炼村庄故事，“很多有历史、有沉淀、有情怀的小故事在这里产生，比如，承载传统文化的福马蓝布，见证百年文化变迁的百米小调，记录百年村落迁移的老老建筑布局。”

在洪江，家家户户都会给老人送福马，老人过寿时，整个村落的人都会给老人送一碗米、一碗油，祝福老人幸福安康。马丽华称这种浓厚的孝老文化为“福马文化”。艺术家来了以后，把福马从村民的堂屋搬到路边、广场，从图腾文化变成实体雕塑。

不仅是孝老，洪江还流传着爱幼的“阳蛊传统”。村民们会将装有阳蛊的瓶子佩戴在每个孩子身上，当孩子身体不适的时候，家长会将阳蛊泡上开水，给孩子冲服。“给孩子佩戴阳蛊承载着村民原始的护幼、辟邪想法。”马丽华说。

马丽华将福马文化、阳蛊传统，以及布依族传统的扎染古布技艺，统称为“福马蓝布”。“这些都是洪江自有的文化传承，是一点一滴沉淀的村落文化。”马丽华说，“在村落历史的挖掘过程中，村民已经开始有了文化苏醒的意识，他们会慢慢地拥有文化自信，在活态保护、艺术家进驻中，洪江通过文化的带动实现发展。”

马丽华说：“村落和艺术家是一种相互滋养和共生发展的关系，村落原有的传统文化、民族文化、当代生活智慧与艺术家在一次次碰撞中进化，一步步的迭代中更新，洪江会走出一条不同于其他村庄的文化脱贫之路。”

在洪江村艺术展厅内，挂着一条以当地竹木为鱼骨，以笋叶为鳞片“大鱼”，这是来访艺术家与当地村民共同创作的作品。艺术家认领的老房子也陆续开始了活化改造，杭州设计师竹本以布、竹、木、砖四种材质为主题打造的“匠舍”已具雏形；瑞士艺术家孔安已经开始对老房子内部进行欧式风格改造……